

新井一二三 | 东京物语80后共鸣

新井一二三不止有一个奇怪的名字，还有传奇的经历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，她便游历中国，并用中文写作。从中国这个“世界的入口”，其足迹踏遍欧美各个角落，最终于1997年回到日本东京，继续思考、写作，间或也旅行。3月初，携带新作《我这一代东京人》《伪东京》等，她重返上海，向生活周刊记者娓娓道来她的中国梦和东京梦。

■文 | 唐骋华 ■图 | 资料

相似的年少记忆

奥运、世博、黑白电视、富N代

听新井一二三回忆她年少时的日本，容易令人产生错觉，仿佛时空都混淆了。比如1964年东京召开奥运会，虽只有两岁半，但“全体兴奋”的氛围至今鲜活地留在她印象里。“和多数日本家庭一样，我家也为了看奥运直播买了第一部电视机，黑白的。父母还弄来一挺信号枪，成为我和哥哥童年时的头号宝物。”

因为奥运，东京的水路得到整改，不再散发恶臭，市区建成了首都高速公路网第一工程，和大阪之间开通东海道新干线。老事物迅速退场，城市景观被彻底改变。

小学三年级暑假，父亲驱车500公里，带着新井参观大阪世博会。“那是奥运会后全日本都好期待的国际性项目。当时新干线刚开通，我懂懂坐跟子弹一样快的新式列车，可我们家小孩多，坐新干线太贵，结果我们被塞进了父亲的小车子。”

大阪的夏天非常炎热，“比上海好过一点点而已。”新井一家在一个个场馆前排长队，累得吃不消。新井的心思并不在参观上，她有本“世博护照”，“恨不能把各个国家场馆的印章全敲上去。”进不进，她反而觉得不重要。

2012年新井一二三重返上海，讲述这些陈年往事，她惊异地发现，读者听得津津有味，反响强烈。原来，奥运、世博、黑白电视、城市改造、抢购……也踏着他们的成长节点。

交流越多，新井越感到自己的年少记忆和中国年轻人的童年重合颇多。她告诉记者，起初日本也穷，“小时候我很少吃肉。牛肉听说过，没吃过，猪肉只吃过肉丝。奶油蛋糕啊，只有期待圣诞节和过年啦！”而随着日本经济腾飞，国民收入迅速增长，家庭环境也日益改善。“父亲白手起家，做了公司小老板，我们家自我感觉良好。”

不过新井很快陷入了自卑。她高中读的是名校，同学多出身豪门，都富N代。他们不炫富，但文化根基厚实，“从小听古典名曲，个个会弹钢琴、拉小提琴或日本三弦，还用意大利语唱歌剧！”新井顿时觉得自己像个“暴发户”。

寻找世界的入口

美剧、汉语、上海的万家灯火，北京的国际列车

新井一二三初次来中国是1982年。“或许是跟大阪世博会的经验有关吧。”那天她偶尔来到匈牙利馆，买了块当地风味的饼，“吃不惯，偷偷扔掉了。”然而，她感到兴奋，“那个场馆没有人排队，卖的饼味道很怪，我一个人站在里面，似乎发现了父母都不知道的秘密。世界的入口在哪里？我开始寻找。”

对那时的日本人而言，世界的入口明摆着——美国。二战后日本人十分向往美国的生活方式，“我们看美剧，他们家里面有大沙发、汽车，而且他们的妈妈都很漂亮，太神奇了！”新井家添置的生活用品也均按照美国标准来：彩电、电话、热水器、空调、立体声音响、微波炉、双门冰箱……1970年代日本刚刚兴起旅游业，夫妻度蜜月的最佳选择亦为美



▶ 新井一二三

1962年1月23日出生于日本东京，故得名。现任明治大学讲师。1984年赴中国留学两年，其间走遍大江南北，随后周游世界。旅途中用中文写作，颇受海内外华人欢迎。代表作有《我这一代东京人》《伪东京》等。

国。过跟美国人一样的生活，是很多日本人的梦想。

新井却感到疏离。“我想去人不那么多的地方，如东欧、西班牙、南太平洋上的岛屿等等，这些地方才会刺激我的旅游梦想。”当然，还有中国。

田中角荣任首相期间，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，日本掀起了一股中国热。1972年10月，中国赠送的一对大熊猫来到东京，新井和同学一起去上野生动物园，隔着玻璃窗看它们吃竹子。“我到今天还记得它们的名字：兰兰和康康。它们的知名度仅次于首相本人！”

那时“汉文”还是日本高中生的必修课，“用古日语把古汉文念出来，很难。”但中国文人的各种典故打动了新井。后来她学过西班牙语、德语，却怎么也比不上汉语有魅力。

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系后，新井选修了汉语，老师是泰斗级的日本汉学家藤堂明保。开课前，他拿了个索尼录音机来，按下摁钮，传出中国音乐，前奏完毕，女高音开唱“北风那个吹……”新井说那瞬间她仿佛被雷劈了一般，激动得全身发抖，“听起来悦耳，说起来舒服，汉语美丽极了！”

大学二年级暑假，新井来中国交流。“平生第一次办护照，第一次坐飞机，第一次看见的万家灯火是上海的。”若干年后，有80后好奇地问她：“那年头的上海是什么样子？”不过那次的目的地是北京。

新井在北京生活学习了四星期。有天晚上，她在北京火车站看见一辆正要开往莫斯科的列车。“我忽然意识到中国是欧亚大陆上的国家，从北京出发，通过西伯利亚平原到莫斯科，就能去柏林、巴黎、罗马、伦敦、阿姆斯特丹。我找到了世界的入口！”



逃离与回归

泡沫疯狂，人情断裂，败北的江户儿

“我决定正式来中国，在北京和广州总共读了两年书。”其间，新井走遍了。从北京到东北、到内蒙古、甘肃，沿着丝绸之路到新疆，从青海过海拔5000米的高山到拉萨，从云南经四川、下长江，去了湖南、湖北，从上海又沿海往福建、广东南下一直到海南的三亚。“中国给了我很多很多次旅行的机会。”

那也是日本经济“发疯”的几年。1985年，借助国际金融协议，日元升值，一夜之间购买力翻番，“很多人跑国外抢名牌皮包，满大街的名牌服装、名牌鞋子，大家喝最高级的红酒、白兰地。”每次返回日本，新井耳畔都充斥着金融术语：股票、外汇、银行、利率、房价……“好像日本人全变成了投资家、投机家。”

新井的疏离感与日俱增。“这座城市变陌生了。”东京迪士尼建起来了，人气旺盛，可作为土生土长的东京人，她有些反感。“迪士尼在东京湾北岸，小时候每年春天我们全家都去浅滩挖蛤仔。现在被填平了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”更令她难过的是人情的断裂。最癫狂的岁月，东京旧市区的土地总价格竟相当于整个美国，原本不值钱的土地飙升至上百万美元，引发了兄妹矛盾、遗产争夺。

旅行于是成为最好的选择，游遍中国后，新井开始周游全球。从世界的入口，她逃离故乡，越远越好。直到1997年，她的心弦被触动，“我回归日本吧。”回来后才知道，因为闹纠纷，父母和各自的亲戚断绝了来往，很多朋友的家庭也已解体。经济泡沫破裂了，人情也已难以修复。

那个江户（东京前身）消亡了。高中同学会上，曾在名企高就的富N代感叹竞争激烈，生存艰难。新井算了算，新一代的市场强人中，几乎没有东京本地人。“他们在关西或九州长大，十八岁单骑闯东京，劲头之大，东京少爷们学也学不到。”此情此景，让她联想起谷崎润一郎的说法：败北的江户儿。

多年后新井重游上海时，这座城市也大不相同。“一些老建筑被拆掉了，它们既是物理性存在，可也有生命。拆掉就像是把它杀死了，像杀掉生物，感觉很残酷、很难过。”她认为东京和上海均为移民城市，更新换代是正常的。但情感上，她仍然怀念老东京，“我是甩不掉‘败北的江户儿’属性了吧！”

言论

Talk

谈韩寒

我看过他博客。他写的东西很有意思，让我感觉中日两国的年轻人有共通性。他们都觉得生活艰难，买不起房，租房也找不到理想的，很吃亏。其实现在的年轻人生活水平比我们那时候好很多了，但前景不太好，所以心情就不好，蛮可怜的。

谈加藤嘉一

他也用中文写作，刚开始看他文章，我甚至怀疑他是日本人吗（笑），或许因为他在中国念的大学，思维和中国人很像。但这样很好。特别是加藤以写时评为主，又四处跑，能更近距离地观察中国，这加强了两国的交流和沟通。我们需要这样的桥梁。